

难舍的乡情

赵永川

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我经历过很多事。然而,能留在脑海里的大多都只是些零碎不堪的模糊印象。唯独家乡的村史、古树、风土民情,这些彰显家乡特色的人文符号,在我的脑海里成了一种永不褪色的记忆,深深雕刻在我人生的“字典”里,使我始终故土难忘。

我的家乡地处东方北部半山区,一面依偎着昌化江南岸,三面是望不尽边际的山坡。因山坡上终年长满红绿相间的灌木林,故得名“红草村”。家乡青山水秀,土地肥沃,村风清正。世代栖息于半山区的红草乡亲历来守土相望,肩担道义,共同守护着家乡的祥和与安宁。我生于斯,长于斯,感同身受到乡亲们那种守土重义的家国情怀和乡情淳厚的传统美德。家乡延续数百年的风土民情、人文掌故,蕴育与凝聚成一种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种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哺育了一代代的红草人。

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第一年,我考入东方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县城一所直属小学任教。虽然县城离家乡只有50多里路,但由于工作繁忙,平时也难得回家乡小聚。离乡逾久,恋乡之情愈加难以平复,随着过隙时光而疯长的乡愁,就像天上飘飞的一只风筝,我在地上走,它在头上飞,我走到哪,它就飘到哪。

我的小学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校园里有一棵很大的榕树,小时候我和五六个同学手牵手都合围不过来。村里老一辈乡亲对这棵榕树情有独钟。有人说,这棵古榕树是家乡的一张名片,它与世世代代的乡亲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家乡数百年的沧海桑田。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当年有一批满怀救国救民理想的进步青年,曾经来到红草,就在这棵榕树下,向村民们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发动村里的进步青年和贫雇农成立农民协会,为红草村后来的农民运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村农民协会成立后,组织劳苦村民摧毁了乡村封建地主武装,革除了一些封建陋习,并把村里的祠堂改为农民夜校,使村民们逐渐接受到革命道理的熏陶。红色热土的火种世代相传,1937年7月,在抗日救亡运动初期,中共琼西南地下党组织在红草村建立了红草党支部。从此,红草村人民书写了一页页壮怀激烈的斗争史话。1939年冬,盘踞北黎的日军,图谋对那等、红草、二甲、居便等抗日村庄实行“清乡扫荡”,强征了上百名劳工从沿海地区修一条公路经那等、红草直达二甲、居便的抗日山区。当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红草村的民兵和村民纷纷拿起猎枪、山刀,舍生忘死地袭击监工修路的日军小分队,有力地配合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的武装斗争,粉碎了日军辎重部队进山区扫荡抗日村庄的阴谋。后来,日军组织了一个中队人马,偷袭红草村,把来不及撤离的老人和小孩抓到古榕树下,威胁乡亲们供出村党组织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十中队的驻地。乡亲们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村党组织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日军见村民们死不招供,疯狂地杀害了10多名无辜的老人和小孩,烧毁了20多间民房。死难乡亲的鲜血顿时染红了家乡的土地,古榕树的树叶也纷纷掉落,铺满一地,仿佛是在为蒙难的乡亲送行。我的父亲是当年儿童中的幸存者之一,他亲眼目睹了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在幼小的心灵里铭记了日伪顽势力对红草乡亲犯下的滔天罪行。

新中国成立后,昌感县人民政府在古榕树四周圈了20亩地,办起了红草历史上的第一所公办小学。我的父亲荣幸被县政府文教科选任为乡村小学教师。父亲为了回报家乡的养育之恩,几次放弃了调到县直属小学工作的机会,一辈子坚守在村小学,守望着家乡一代代的孩子们。我读小学时,每年的清明节和“七一”党的生日这一天,学校的老师领着同学们到大榕树下进行村史教育,到村北的革命烈士墓送花圈、祭祀烈士英灵。据老师说,村里的革命烈士墓,是为了纪念1942年9月,在抵抗日伪顽势力“扫荡”红草的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符山等5位革命烈士修筑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除夕,我特地回老家过年。在年夜饭席上,众亲友之间童叟无拘、畅酣痛饮、共享脱贫攻坚和调整产业结构后的喜悦。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畅谈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家享受到的各种惠农政策,以及乡亲们大胆调整产业结构、转变传统经营方式,参与“公司+农户”,或自发组织专业小组等经济实体,发展热带水果等特色产业所取得的成效。听说村委会去年还引进了海南珍鳄鱼养殖公司,在山坡上引水筑池,养殖鳄鱼,助推了家乡集体经济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给这块红色的土地带来了新的变化。

度过牛年除夕之夜,我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目前,家乡虽然没有繁华闹市那种耀眼闪烁的霓虹灯火,但亲友们在年夜饭席上描绘的家乡振兴的美好愿景,恰像一幅绚丽多彩的巨大立体画卷,由远及近地浮现在我眼前,闪耀着色彩斑斓的光芒。

马齿苋生长起来有赴汤蹈火的意思,田间地头,或是沟渠土坡,一大片一大片伏地而行,又痴又憨。

马齿苋属马齿苋科,叶片长而肥厚宽大,叶边缘似锯齿,有如马的牙齿,故称“马齿苋”。春天一到,马齿苋在中原大地上漫无边际地发开来,采而食之,爽脆绵软,清香可口,微酸。马齿苋是杜甫爱吃的一道野菜,他在诗《园官送菜》中写道,“苦苣针如刺,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原”。马齿苋平凡,它在一众蔬菜面前极不起眼。但啖之有滋有味,便起了爱护心,他为马齿苋抱不平,这么好的蔬菜,疏离于人们的口腔,真是被埋没了。

农历四五月份始,马齿苋开花了。它不再贴地而行,红色或绿色的杆高高昂而起,叶片对称地排布在杆上,烘托出一朵朵鲜丽明艳的花。黄色,红色,白色,蓝色,天与地间有什么颜色,马齿苋便会尽力用花朵表现出来。早上,阳光驱散最后一缕暗霾,它欢天喜地亲吻马齿苋,一吻则醒,马齿苋张开花瓣迎接阳光的热烈。遇阳光则花开,无阳光则闭合,农人又唤它“太阳花”或“午时花”。

中原人淳朴而务实,对花花世界之美似乎并不那么在意,他们更愿意注重实用价值。乡间务农,三五月间花开繁盛,香气馥郁,常有马蜂来往,人与自然的和谐会因误解而打破,马蜂本没有侵略性,但一旦认为人可能对它造成伤害,马蜂就会舍命去蛰,毒性之大,人的肉体几乎无法承受,被蛰处很快红肿起来了,痛起来了,痛得钻心。祖母弯腰在地里掐一把马齿苋,两手一搓,叶和茎都揉碎,患处擦几下,淡绿色的汁液敷于肿痛处,凉丝丝的,一会儿功夫就削弱了痛感。马齿苋汁液含碱,马蜂毒汁是酸,酸碱中和,毒性自然减轻。马齿苋减免了蜂蛰之痛,农人又称它“马蜂菜”。

马齿苋性酸寒,故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民族药志二》记载:全草主治肺热咳嗽。《中国藏药》亦有记载:马齿苋,全草主治赤白痢疾,亦白带下,肠炎,淋病;外用治疗疮毒。民间智慧来自农人的实践,形成理论以文字形式留存于民间,又反过来指导和影响实践。智慧代代相传,也许就是人类生生不息的遗传密码之一吧。

马齿苋药用及食用价值兼具,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如此尤物,非食无以表达爱恋之情。

祖母热爱马齿苋,春末夏初,马齿苋郁郁葱葱,水灵灵活泼。祖母颤着小脚去地头薅,那时节马齿苋正肥美,水滴状的叶子绿得如同翡翠,红色的杆粗壮结实,祖母说,看,多嫩,一掐一股水!农人用语形象,可以调动人们的眼睛和心灵一起去感受美好。马齿苋甚是繁茂,伸手一搂就是一大把,去根,择净杂质,提出来一桶井水,清洗干净,把马齿苋放进水里焯。开水咕噜咕噜唤上几声,马齿苋一时间身段就软了,叶子的颜色也由鲜亮渐成暗哑,食物的模样初见端倪。焯汁,切段,盐醋蒜汁凉拌,再点上几滴小磨油,鲜美滑润,暑热里口腹为之一清。

祖母大多会炒食。锅内油少许,葱姜蒜辣椒等底料炒出香味,早起集市上割的一小块肉,细细切了丝,入锅翻炒,香味在狭小的厨房里待不住,自觉飘满了整个院落。再放入切段的马齿苋,继续翻炒,加盐、十三香,色香兼备。挑一筷头送入嘴巴,混合了荤味的植物清香从舌尖滑向肠胃,人便一时感觉走向了大地,和草木万物融为一体。

或是面蒸。湖南浏阳蒸菜名誉美食界,为什么闻名的不是中原乡村蒸菜呢。乡村叙事里,各种各样的青菜都可以拿来蒸,根茎菜、红薯叶、萝卜缨、油菜叶……时令排列蒸菜的先后顺序,地里长了什么就蒸什么,一日三餐,千丝万缕,一蒸了之。马齿苋自然更不例外。夏日,采了马齿苋,淘洗干净,切碎儿,玉米面拌匀,放笼子上蒸,蒸熟后凉冷,调拌以蒜泥、香葱,撒一把芫荽碎儿,再滴几滴小磨香油,祖母说,给个皇帝都不换。

梁实秋先生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女人》,虽说写得很有特色,但深受当代女权主义者的诟病。因为,这篇文章中说,女人除了在手巧方面表现得特别“聪明”之外,其他方面却乏善可陈,可取之处实在寥寥。比如说女人“善变”“善哭”“胆小”“喜欢说谎”“搬弄是非”等等,虽然梁实秋先生所列举的都是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但对于女性来说,也并非雅音美言,很难归乎悦耳动听之列。事实上,“说谎”“善哭”“胆小”之类毛病,绝非女人专属,男性朋友中也是大有人在的。恰恰相反,体现着讲诚信、有主见、性格刚强、胆大心细、守口如瓶诸多美德的女性,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则比比皆是,俯仰可拾。

一般说来,女人的心思较男人而言,则更为缜密一些。凡事没有决断之前,她总是瞻前顾后,再三掂量,或问计策于闺蜜,或讨主意于佳友,表现出了更多的优柔寡断和犹豫徘徊,但是,一旦决定下来,或主意已定,领首允诺,则会坚如磐石,韧如蒲苇,鲜有懊丧反悔、失信失约、出尔反尔者。表现在婚约方面,一旦男女双方确定关系之后,则女人表现得更为执着一些,所以生活中“负心汉”自古不少,“薄情郎”不乏其人,而鲜见所谓“负心女”者;即使有,也多是迫于无奈,毫无退路了。因为男人负心于前,再痴情的女子也唤不回执迷的浪子,只有“拉杂摧烧之”。

表现在约聚出游方面,女人一旦应承下来,则会提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准备功课。她会设计好线路,也会预定好宾馆,至于说沿途有什么美味,随身带什么茶叶,房间燃何种沉香,晚餐饮哪款佳酿,一天换几件衣服等,别看其不露声色,其实早就成竹在胸了。就连彩色的

马齿苋

■ 马思源

力把沉重的秋桔箱搬到院子里,把煮好的马齿苋放到秋桔箱上,松散开,晾晒一下控制水分,然后等待草木灰的喂养。取来新鲜干净的草木灰,过细筛,筛去粗粝,留下绵软细腻的草木的印痕。簸箕盛了草木灰,轻轻倒进马齿苋,双手搓揉,马齿苋均匀沾上草木灰。草木灰可以吸附水分,马齿苋一两天就晒干了。轻轻抖去草木灰,装入大布袋,悬于堂屋梁头,闲冬熬菜或伙了“油滋啦”做馅儿包子,可谓一绝。马齿苋经过草木灰的喂养后再晒干,最大限度上保留了蔬菜的鲜味和营养。过程异常麻烦,可祖母并不嫌麻烦,她想把力所能及的美好送给我。马齿苋在草木灰和劈柴火的加持下,历秋冬两季,已然成为我饭桌上的佳品。

上古有神话记载,尧之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害民。”彼时民不聊生。羿奉尧之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日十,射其九,小十惶惶然无处藏,恰巧看到马齿苋,灵机一动趴伏在肥厚的马齿苋下面。羿寻之未得,悻悻而去,方有今日风和日丽,人畜鸟虫草木化衍生息。太阳为报马齿苋救命之恩,保证永远不会晒死马齿苋。从此无论阴晴旱涝,清明入世,处处是一丛一丛绿茵茵的马齿苋。其后,即使羊啃之牛踩之鸡叨之狗咬之,人又锄之拔之揪之采之,却始终不能绝之,日烈如火,久晒不干,故又称长命菜、耐旱菜。

遍生乡野的马齿苋,趁着好风好日,茎叶铺展,小女儿挽着祖母置的竹篮,手把小锄,到野地里剜来吃,何不是人生的好滋味?



《南国佳果》(中国画)

符祥康作

闲话“女人”

■ 明斋

围巾她也会带上一打,并不是为了保暖,全是为了在拍照时多一份道具,添一抹艳色。于是,约定的时间一到,或车站集中,或机场聚集,检票进站,有条不紊,鲜有临时变卦,失信爽约的。不像某些男人,商议时信誓旦旦,策划时头头是道,而一旦到了出行的日子,张三说血压突然增高了,李四说胃病昨天复发了,王五说最近好像患了痔疮,行走多有不便;麻子该没有借口了吧,他却昂首说近日前列腺有点小麻烦,尿频尿急,摇头晃脑半晌还解决不了问题,实在苦不堪言……你看,一个个都成了提不起精神的瘟神了,还能指望他们呼啸在前、雀跃不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吗?所以,结伴出游,许多人宁愿与女子同道,不想与男人合污,大有道理在。就连大观园里的宝哥哥也知道在柳树下慨叹:“我见了女子就觉得清爽。”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就连平常雅集这样的生活中的小事情,女人也较男人表现得更为守时,更为珍重,不露声色,其实早就成竹在胸了。就连彩色的

更为得体一些。大概是中国文化中有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吧,过去女人出门应酬的机会并不很多,即便有,也多是作为陪衬而出面的——未出嫁时陪父亲,已出嫁后陪先生,职场中的应酬则是陪同单位的上司。到了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的多元,女人在事业上也撑起了一片天,因此,独自外出参加各种聚会活动的机会也就多了起来。一般情况下,女人会很谨慎地允诺出席某种约会的,这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惯力使然,另一方面,女人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确实也比男人要多且具体。不过,女人一旦答应赴约,或答应参加某种雅集,她便会调动其全部的智慧,积极地去应对。赴约之前,她会巧妙而细致地了解清楚召集者或主持人的意图与目的——是善意的吗?是单纯的休闲模式吗?还是带有其他功利色彩的呢?探明缘由之后,她便会精心地筹备起来,从头发的式样、耳饰的款式、裙裾的色彩、鞋跟的高低、香水的浓淡、口红的深浅、腕表的类型到手袋的品牌等,都会一一考虑周全,既做到大方得体,高贵典雅,又避免哗众取宠,奢华媚俗。讲究一些的女人,还会根据召集者或主持人的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兴趣爱好,以及与自己关系的亲疏程度等,随手带一点小小的礼品或纪念品,适时地馈赠出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构思,送者拿得出手,受者也不至于刻意感念,一切都显得随缘而惬意,只有当事者双方才能品读出蕴藏其中的那份情愫。

这样的女人,不仅可人,而且可心。《诗三百》中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又说:“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中所赞美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女人吧。

吟黔诗草二首

■ 李以衡

一
雾重云轻隐见峰,疑是嫦娥广寒宫。
红军捧出桂花酒,旌旗风猎遍山红。

二
石板攀岩起青苔,木楼接踵蒙尘埃。
赤河激水街更静,当年枪酣凭吊来。

建党百年感赋二首

■ 黄昌振

一
开天辟地擎旗扬,不忘初心壮志昂。
彪炳功勋铭史册,复兴伟业启新航。

二
稳驭红船驶百年,历经风雨志弥坚。
而今迈步复兴路,富国强军屹宇寰。

阿妈编簸筐(外一首)

■ 李星青

阿妈会编各种箩筐
光滑的竹条在她手中翻飞
她编了一个菜篮子
让我伶着去市场买菜
又编了一个箩筐让我装芒果
最后她编一个大大的撮箕
我不知道撮箕该用装什么
我早已离开稻田多年
忘记如何借风筛稻谷
也学不会她复杂的手艺
我拿着撮箕茫然知错
妈妈还在不停地编更多撮箕
把我装了进去

◎白发苍苍
每写下一首诗
在镜中发现一根白头发
写下一首诗
就像拔出一根白头发
它和我的诗一样
笔直地躺在草纸中间
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像肚子微微隆起
拿着笔无数次地修剪删去我不喜欢的部分
希望它长成我希望的样子
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孩子
我无条件地爱他们
在没有成为诗人之前
恐怕我早已白发苍苍

老去的椰子树

■ 徐永清

暴雨,从下午三点开始来临
我是行人 行色匆匆
我看到十米前的一棵椰子树
垂下泛黄的长条叶子
它已经老去
雨水从叶子上悲伤地滑落
地面上没有留下杂乱的脚印
没有人会投向它一眼关爱
也没人会从它的暮气里读到荒凉的心事
卖椰子的老奶奶躲在一家银行的楼下避雨
她竹筐里的椰子像一个个目光发呆的孩子
等待有缘人认领
老去的椰子树
老去的卖椰子的奶奶
老去的街头
以及老去的一天

椰子树
投稿邮箱
hnrbfb@163.com